

通情況之用。

許多年來，很多學校的工學院，已嘗試由學習人文科學以增廣工程師們的眼光，其中佛謝斯特工藝學院正以做論文的方式來達成此項目標，即令每一學生所選之專題與其選修的所有人文科學課程相關，在指導教授之指導下，專題係經由選課及個別的研究以發展及進行，最後再以一資格考試或研究結果來確定學生之能力。

因此，一位學生必須通過一次主修科之資格考試，兩個主修科之研究計劃（其中之一須與社會問題有關），以及一次人文科學之能力考試，才能獲得學位。這種方法幾乎與當前高中學生所想像的工科教育不同，然而這種方法的確可以鼓勵每一個人學習的興趣與對社會的責任，並且可以增進每一個人繼續學習的能力與在急速變化的社會裏保持進步，此外，它又可鼓勵教授與學生皆使用現代學習的方法。例如，大部份大型的演講課程可借重視聽教育來完成，學生們可以在任何時間去學校之圖書館或視聽中心閱看教材。教授也可以自由地與個別指導的學生討論或評估工作進展情形。總而言之，閉路電視可以使用於校園，以使學生們皆由此受益。

何以佛謝斯特工藝學院的工科學校在其教育的程序上做如此劇烈的變革？此乃因知識正以幾何級數增長的結果。一百年來，在美國，國民的平均壽命已經增加了一倍，主要原因並不是由於醫學的進步，而是由於大量的使用機器以取代人工的結果。美國的工業化，端賴知識的創造與應用的成長而來。知識的成長需要專門化，而其應用的成長亦須專家化。專門化導致解決問題之能力，然亦使觀點變得狹隘。專家化導致大眾做事的責任感，但却使規格呆板化。在這種情況下，教育之專門化，便導致了非常專門化的課程，一些職業所須的證照亦使教育非得如此不行。這種令人緊張的情況，存在於所有被用以提供人類需要的知識領域裏，諸如法律學、醫學、社會工作學、建築學、心理學、工程學等。尤其在工程方面，由於太空計劃、生態危機、軍事衝突等醒目的問題，使其專門化之程度顯得更明顯。

這些令人緊張的工作，已導致一種真正的基本力量以求變革，如工科入學人數之急劇衰減，便是逼人從事改革工科教育的力量。在過去兩年裏，美國大學的工學院一年級新生入學人數已經降低了百分之四十，等到一九七六年他們畢業時，全國將只有二七、〇〇〇工科畢業生，與去年之四二、〇〇〇名比較，少了一五、〇〇〇名之多，其中如紐約大學（NYU），只有其預計的工科學生的百分之十二入學。若美國要繼續保持其在工程技術的領導地位的話，則此工科學生之大量遞減現象，可能將造成一相當嚴重的後果。由於這個原因，要求改變工科教育，便是一件不足驚奇之事。

工科教育所感受到的變革力量，同樣也被所有其他高等教育感受到。當社會對知識的需要成長時，則對每一專長的專家的需要也跟著成長。又當社會變得重複及更組織化的時候，社會的每一單獨個體就像機器裏的齒輪一樣更顯得重要。然而，在每一個地方，人們不僅渴望個人獨立，也渴望人道主義。社會與教育是否能覆蓋這兩個矛盾的需要呢？我相信它們可以，並且工科教育能領先的給予答覆。

作者 Hazard 博士，為麻州佛謝斯特工藝學院校長。

神學院轉向實用主義的教育

Edward B. Fiske 著
宋建 成 譯

國內大多數屬新及舊教神學院的畢業生，開始他們神職工作時，在古典的訓練上如神學、教堂史及聖經訓誥已有紮實的基礎。但是他們就能够管理一個地方的教堂嗎？

日益增多的神學教育家惋惜地作了否定的推斷。史柯曼 (A. Lee Schaemer) 爲華盛頓 (Washington) 新式 Inter-Met 神學院的設計者之一曾說：「與任何一派的牧師談及他們的教養，你將發現大部份他們的基本技能是在進入教堂工作以後而學得的。」

這個結果致使一個漸次地趨向于在基督教的牧師教育中，加強職業特性以及一個努力的廣泛範圍去辨識是爲地方教堂訓練牧師，抑在宗教的領域裏養成學者。

努力的範圍從嘗試於改良傳統的「實習」課程便在較好的監督管理之下，到新程度的課程計劃專爲培養教區牧師。美國神學院學會 (American Association of Theological Schools) 的泰勒 (Marvin Taylor) 說：「這種觀念乃是投下通常爲培養學者優良的品德相等的精力于專業性的優良的品德。」

轉向的開始

這種轉向始于一九六〇年中葉，當卡路蒙特神學院 (Clemmont School of Theology) 及芝加哥大學神學院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Divinity School) 設置神學博士學位之時。這些計劃並非提供學生有個教書職業的資格而是意欲供給一個比許多神學院所頒攻讀三年的神學學士 (或碩士) 學位標準還高水準的專業訓練。

泰勒估計在近百個認可的會員 (學校) 大概有半數現在已有這樣的計劃或正開始執行。

一些神學院，較著名的如卡路孟特及芝加哥提供大學畢業者直攻博士的學位；他如普林斯頓神學院 (Princeton Theological Seminary) 提供一個較高的學位爲那些希望暫時停止工作而外加一年左右去學習的牧師。

天主教另有不同程度的制度，然而他們亦正轉向相同的方向。例如在布魯克林教區 (The Diocese of Brooklyn) 最近採取一項政策：由是，主司奉獻的神父在完成他們教室課業，開始他們合格聖職授任之前，必須花費一整年時間在教區工作。

除此之外展開一種新的專業程度方法，神學教育家計劃新的作法來訓練管理教堂的神父。

一些主要的是將傳統觀念下的實習工作推廣之，學生學習神父的技能然後到教堂或相關機構去精練之。例如威尼申頓 (The Vincentian) 神父們現在極力地鼓勵他們神學院的學生利用他們的夏季甚至一年的時間去做各種不同的實習工作。

雙城 (Twin Cities) 的聯合神學院 (The United Theological Seminary) 位于明尼蘇達州布來森 (Brighon Minn.) 的一所基督聯合教堂神學院，要求第一年的學生耗費他們一半的時間于宗教的集會、教派的辦公處以及宗教團體的代理處，並提供一些有關的課程如組織發展等。

在李察蒙地 (Richmond) 的聯合神學院 (Union Seminary) 起草一個教區神父所需要的「資格」表，現在已依這個目標而重訂了課程。例如學生在新約訓話的課程，被評價不僅是使他們有解釋聖經的技能而且要有能力引用有關的章節來解釋今日的難題。

十八週的教堂工作

柏金斯神學院 (The Perkins School of Theology) 在丹爾 (Dallas) 一所屬美以美 (The Methodists) 教派的神學院，現在要求所有牠的將來要作牧師的學生，至少要有十八週在經過仔細挑選的管理教堂的牧師的指導下，工作於地方上的小教堂。一小羣的學生和指導者定期地會面思索錯綜複雜的事物——神學的以及其他他們正在所作所爲的事。

拍金斯神學院的代主任瓦德 (James M. Ward) 說：「這種觀念是實質上的與傳統上的實習工作之不同，這個不同通常是在課堂上學習『實用』的思潮。我們確信實習的訓練是學習過程中的首要基礎。」

「最徹底努力的是 Inter-Met，是由教會全體地支持的基督教新教徒的實驗。他的全名為『首都互信神學教育會』 (Inter-Faith Metropolitan Theological Education, Inc) 」

Inter-Met 開始工作的那年祇有十三名學生，其中包括兩名猶太教及一名天主教教徒，沒有校園。學生工作於當地的教堂，然後與當地的教授訂約，指導神學及宗教史的課程。神學院主要地就扮演臨時經紀人。

其他改變傳統的是在麻諸塞州劍橋 (Cambridge, Mass.)，被基金會支持的個案研究院，(Case Study Institution) 開始把用於哈佛商業學院 (Harvard Business School) 的個案研究法來發展神學。領導人之一的湯姆斯 (Queen Thomas) 會說個案研究法已擴張範圍引用到如教區行政和社會問題，而「我們正試著從事將神學也引入這個範圍。」

神學的教育家們也確認從事這種潛在發展方法的神職人員應為兼任或「無給」，牧師保有一份俗世的工作仍必須在夜晚或週末在教堂工作。

訓練牧師計劃幾乎完全地關聯到為盡職而學習的新思想。在伊壁斯柯柏教堂 (Episcopal Church) 至少有二十六個這樣的教學計劃與包含略超過一百個志願者典型地組織在當地大教堂近處。

正值基督教的神學院趨向以實際經驗來訓練將來管理教堂的牧師時，猶太教的學校看來似是朝相反的方向。特別在改革運動時，牠們的課程是變得愈來愈重地走向在古典訓練的方位上。

猶太教的學生維持不變

黑布魯聯合學院 (Hebrew Union College)，一所在紐約猶太教的學校的猶太教牧師布魯瓦潤 (Rabbi Eugene Borovitz)，敘述這種事情的發生是因爲律法師的學生不滿意猶太人的生活方式被建造。他說：「他們以爲『你教我們關於古典的猶太教義，我們試着創造新的結構來解釋牠。』」

並非所有基督徒爲提高職業特性水準的努力均獲成功。如芝加哥神學院一則因財政的原因，一則因教職員們更有興趣於適合成將來學者的計劃，而抽回了牠的計劃。

所有神學院的領導人均同意有一個主要的難題——或許是解決之道乃是拓展資格監督者。伊根 (Meser John J. Egan) 是在 Notre Dame 講授「牧師的神學」的教授會說：「他是執行牧師勞役之後要將所學應用到將來的工作上，除非學生能得到良好的指導，否則是一種浪費。」

當牧師透過一個學位制度而被訓練之時，有些教育家注意到這種趨向於實習訓練的方法，看來似把日子重現。他們注意到這是唯一在十九世紀神學教育仍繼續着西方大學教育的模式。

他人也有爭論着兩者的不同。泰勒說：「我們現正試着去做的是被人牽強附會，我們正試着利用學院的機構去發現新的教育方式。」